

“脑瘫数学博士”求学二十载

期待成为社会有用之才

中新网兰州9月28日电 秋时，中午太阳高照，在兰州大学综合楼0813教室正在进行博士研究生最新论文讨论课，27岁的谢炎廷坐于课桌前，时常摇头晃脑，常做鬼脸，但眼睛始终紧盯黑板。

上述表现，并非谢炎廷上课捣乱，而是他自小患有脑瘫，致使面部、双手、双脚均严重畸形，表现出四肢不协调，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、写字、走路。而就连他也没有想到，存在于大脑里的“草稿纸”促使他学业进步，如今，他已经“博士二年级”。

谢炎廷畸形的手拎着公文包，踮着脚尖虽摇摇晃晃行进但速度却快于常人。“选择行走的路途一般会少车辆，少台阶。”谢炎廷吃力且含糊告诉记者，他最享受的事便是行走在校园里。

来到教室，谢炎廷早已汗流浹背，两个手指从书包“夹出”毛巾，手臂犹如机器人进行“机械式”摆动，擦拭脸庞汗水后，多次尝试解锁手机，选择给母亲拨打电话，“电话响两声，代表我已安全到教室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”。

在11人的教室内，大多数学生在课桌上摆放着水杯、文具、稿纸、平板等，但在谢炎廷桌子上仅有纸质毕业论文资料。他告诉记者，因病双手握笔吃力并且写字速度较慢、字迹潦草，为不漏听课堂内容，他只

能先听讲，回家后将解题思路通过电脑敲打出来。同时，为减少上厕所次数，上课期间基本不喝水。

谢炎廷出生于兰州普通人家，不到1岁时便被确诊为脑瘫，家人对他从未抛弃，一家人踏上漫长求医路，治疗效果始终停留在蹒跚走路阶段。

在谢炎廷达上学年龄时，刘小凤夫妻考虑再三，将12平米的卧室变成“家人教学”教室，按照正规学校的日常作息和上课进度，依靠网校、家人教授和自学，谢炎廷和同龄孩子同步学完了小学、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。

“2011年，以社会考生身份参加高考，受身体条件限制只能做选择题。”谢炎廷介绍说，所有科目选择题总分为280分，他取得了262分。

即便如此，总分262分依然无法被大学正常录取。幸运的是，时任兰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张和平被谢炎廷“求学经历”所感动，允许他以“旁听生”身份学习数学课程。

本科4年时间，谢炎廷累积完成了150多个学分和本科毕业论文。

“水平完全不低于正常学生。”兰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徐守军评价谢炎廷学业水平时说，随着彼此交流增加，“本科”毕业前，谢炎廷表达了想从师徐守军，继续以“旁听生”身份学习研究生课程，对此，徐守军欣然接受。

“没有理由把一个对数学感兴趣的学生挡在门外。”从“硕士”到



谢炎廷多次尝试解锁手机，给母亲报平安。

“博士”，谢炎廷是徐守军指导时间最长的学生。徐守军告诉记者，数学需要在纸张上进行大量运算，谢炎廷受制于身体情况，在纸上运算效果不佳，大多依靠“脑算”，再借助电脑呈现出来。

徐守军回忆说，最先接触谢炎廷时，他性格内向，讨论时也听多讲少；而现在笑容时常挂在嘴边，讨论解题思路时也会据理力争。

在兰大求学期间，谢炎廷已有两篇论文先后发表在《澳大利亚组合学杂志》《应用数学与计算杂

志》。徐守军认为，已具备攻读博士条件和实力。

“第一次见到炎廷师哥，便对他上课不记笔记印象深刻。”作为谢炎廷的“师妹”杨宇正在攻读博士学位，她举例说，如遇难解问题时，向“师哥”求助后，他会将详细过程和解题思路发送过来，着实以实力“吸粉”。

在谢炎廷规划中，他将在兰大校园内，在徐守军老师帮助下，提高学术水平，和同学们一同博士顺利毕业，“未来，有能力从事相关科研活动，成为社会有用之才”。

奶奶“偷课”四年辅导视障孙子

网友称其为最美奶奶



刘瑞侠辅导孙子功课。

新京报讯 9月27日，一段老太太“偷听”上课的视频引发关注，有超过600万人次观看。视频的主角是70岁的刘瑞侠，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因为孙子视力几乎为零、学习吃力，她为了能在课后辅导孙子，就到孙子班级蹭课。时至今日，刘瑞侠已坚持“偷课”4年，被网友称为最美奶奶。

带孙子住200元出租屋求学

热传的视频显示，多名学生在一间教室内上课，一位老人趴在教室外的窗户上，听着老师讲课。视

频介绍，因为孙子视力有障碍，为了能课后更好地辅导孙子功课，老人常到教室旁听课程。

新京报记者联系到这位老人刘瑞侠。她说，在孙子鑫鑫一岁时发现他视力异常。带着他到南京、北京、上海多地看病才得知，由于出生时缺氧导致小脑萎缩压迫眼部神经，这致使他的视力几乎为零。

鑫鑫6岁时，刘瑞侠看到别的孩子都上学了，可她家所在的安徽萧县的学校没有盲人班，好不容易打听到一家盲人学校，人家却只招收12岁及其以上的孩子。“12岁太晚了。”刘

瑞侠说，她觉得不能让孙子等那么久，就带着孙子四处奔走，找学校。

有很多亲戚劝她不要费事了，但刘瑞侠觉得，孩子慢慢地长大，至少要认识自己名字。2016年年初，她打听到徐州有特殊教育学校可以接收盲童，就立即带着孩子去报名。

刘瑞侠和孙子在学校附近租房住，一个月200元租金，出租屋里只有2张床，1个衣柜，1个桌子和1个小厨房。刘瑞侠说，因为鑫鑫父母带着女儿在外打工，他们祖孙俩主要靠鑫鑫爷爷做保安每月挣的2000元收入维持生活。

课后辅导四年见证孙儿变化

因鑫鑫手脚协调不好，上厕所无法自理，刘瑞侠决定陪着鑫鑫一起去上学。鑫鑫读一年级时，刘瑞侠就在隔壁的阅览室里，透过中间的玻璃盯着黑板记录。她文化程度不高，只上过扫盲夜校认识几个字，也不认识盲文，但想着“一定不能让孙子落下课”，她就照着黑板和别家父母的笔记逐字逐句抄。

在学校工作了多年的教师常燕向新京报记者回忆，由于视力几乎为零，刚到学校时的鑫鑫，上手工课

连1个珠子都串不上。一年级时，因为跟不上教学进度，她曾多次看到鑫鑫和奶奶在教室里哭。

常燕说，鑫鑫是个很有上进心的孩子，基本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。“刚开始，鑫鑫的自理能力比较差，吃饭慢，没办法自己系扣子、脱裤子。现在他做手工串珠子很快，回家还会主动帮奶奶做一些家务。”

常燕说，有时鑫鑫在教室里上课，刘瑞侠会在教室后面主动帮班级里的孩子缝补衣物。现在鑫鑫基本能自理，刘瑞侠也不用经常到学校陪读，但仍然在下课回家后辅导孙子。

刘瑞侠说，她一点一点看着鑫鑫的改变，这让她觉得充实、幸福。鑫鑫之前曾学了一年多跳绳，但一直学不会。有一天，鑫鑫突然喊：“奶奶奶奶，我会跳绳了！”然后在她面前一下子跳了二十多个。“我原本以为他一辈子都学不会跳绳了，那天我真的特别骄傲！”除了跳绳，鑫鑫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他还学会了骑自行车。

最近，刘瑞侠看班里有个孩子有一个助视器，可以把字放大。她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攒钱，给孙子买个助视器。“为了他，我不惜一切代价。”